



台湾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的抗日行动，从1895年日军在澳底登陆开始，波澜壮阔、贯彻始终。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成员。全国抗战爆发后，李友邦将军组织闽浙诸省的台籍同胞组成“台湾义勇队”投身抗战，更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我的国籍 我的血

钟兆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我的国籍 我的血

钟兆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国籍我的血/钟兆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11-06923-1

I. ①我…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4109 号

我的国籍我的血

WO DE GUOJI WO DE XUE

作 者: 钟兆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邮政编码: 350007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字 数: 52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923-1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曾见过的祖国
隔着海似近似远
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
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
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
在我心里反响
啊！是祖国唤我呢
或是我唤祖国

.....

祖国在海的那边
祖国在眼眸里
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
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
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
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
还给我们祖国哟！
向海叫喊 还我们祖国哟！

——《祖国》

台湾诗人巫永福作于 1936 年

第一章 浪 人

目 录

第一章 浪 人 / 1

第二章 原 乡 / 35

第三章 狱 友 / 70

第四章 旗 帜 / 117

第五章 爱 情 / 170

第六章 联 盟 / 230

第七章 游 刃 / 326

第八章 复 疆 / 403

第一章 浪 人

这海横竖都有点歪了。

深蓝的海峡远远近近地抖动，连淡青的远山也有些动摇了。风一路惊吼，浪也滚滚助纣为虐，全船啪啪作响，摇晃得尖叫声此起彼伏，人们无助的眼神纷纷透出战战兢兢的底色。郑家人也不例外，除了那个神态坚定、正视前方、偶尔也瞅一下眼前人的男子。女人和女儿比赛着呕吐，一口盖过一口，吐得胆汁横溢、泪眼婆娑，吐得气若游丝、知觉散失。天旋地转中，郑华美瘫在船板上，无力地抱着父亲的大腿，感觉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要死了一般。双眼努力睁开，看见母亲抱着父亲的另一条腿，闭目喃喃祈祷。郑华美脑海中一片空白，只刹那间，这些空白便被呼啸的风、澎湃的浪给填满了。

漫漫长远归乡路，道不尽思乡情。强灌了一肚子咸腥，好不容易攒着一口气，两天后，虚虚恍恍上了岸，梦一般被连拖带拽进了福州南后街一座结满蜘蛛网的祠堂，就着那透出陈年腐味的长条凳昏昏睡去，却不容久眠，很快就被刚回过神来的母亲唤醒，简单地洗手、擦脸并正衣后，由母亲牵拉着，怯怯地跨过低矮而破损的门槛，到了狭隘黝黯、香火缭绕的里屋。父亲正和几位大人坐着说话，见了她，亲热地做起介绍，命她伯、叔、公公逐一认过去。大人们粗糙的手慈爱地摸过华美被海风吹得有些皴裂的小脸后，一根轻烟袅袅的香不由分说地塞进了她手中。父亲指着眼前那黑压压的一片木牌，催促道：“华美，快给祖先上香、叩头。”

还惊惶未定呢，早被一旁的母亲不由分说地按了下去。一同“咚咚”跪下的还有父亲和母亲。接着，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紧随而至，在耳畔和心间回响：“列祖列宗在上，郑氏第二十二世不孝子郑中原，率妻程雪花、儿郑华美，自台湾回来，认祖归宗……”

这声音热烈而激昂，简直有点声震屋宇，华美只觉冰冷的房里霎时就有

了暖意，心头也热热的。

在郑中原看来，世世代代的缘，在今天应该要有个归宿。渺渺人生意在此。简约而不失庄重的仪式后，他起身抱起华美，在高出她一个身段的桌案上翻看一厚叠簿册。簿册看起来十分古旧，泛着黄，里面全是些她不认识的名字。岁月，在这里显得更老了。突然，他指着其中一行字，一字一顿地说：“看，你的名字，郑华美！”

定睛望去，在父亲、母亲名下，白纸黑字赫然写着“郑华美”三个字。怪不得刚才上香时听着怪怪的，还以为父亲灌了海风昏了头，可她明明是在叫郑花美呀！

后来才知，她在台湾岛一出生，父亲便要取名华美，美丽中华之意。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席卷全岛的“皇民化”甚嚣尘上，母亲程雪花为安全起见，在日台户籍上给她登记的是花美，这样也说得过去，美丽的女人花。而父亲那天给她看的是族谱，父亲在有了她后第一次回乡祭祖时，便在族谱上给她添上了正名。

知道这些，是郑华美五岁后的事了。五岁前，她模模糊糊只记得个大概。那次漫长艰辛的回乡之路如此刻骨铭心，不因为上香、叩头、认祖、入籍，而是因为那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以及一塌糊涂的吐。好长一段时间，她一看见海就犯晕，条件反射似的想吐。

难道这次在波谷浪尖中，从海东一路凶险地翻滚到海西来，只为在这简陋的屋子里举行这么个仪式？非也，郑中原挈妇将雏是要定居于此。这里原本就是郑家祖屋，郑中原的祖父一辈“过台湾”后不久，郑氏祠堂在台风中倒塌，乃迁至这个空置的三进院落。郑家自然没什么意见，反正房子闲着也是闲着，能与族人共享自是积德。父亲死后，郑中原干脆把开台祖的神位也从台湾奉安于此，自此几乎每年都要渡海回来烧香祭祀。现在即便回迁，也坚持祠堂不搬，只是打扫出一隅，算是安上了家。

但是，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回老家，台湾不是也有家吗？郑华美还真舍不得美丽岛那些玩在一起的小伙伴呢。

这是她第一次回到祖籍地，照父亲的话来说，是终于见到了另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妈妈”——中国。还在襁褓中，耳边就频频响起父亲的话：“海峡对面是祖国、我们的家乡，祖先的坟地在那头呢。”现在内渡到大陆了，父亲说的是：“海峡对面是台湾，我们的家乡，你奶奶和姑姑还在那头呢。”

在台湾时想回大陆，回祖籍地后却又想着出生地台湾。两边都是家乡，都系着郑中原的思念。

华美是女扮男装回大陆的。粉扑扑的脸蛋配上男儿装，干脆利落，倒也好看。母亲悄悄相告，女的一般不入族谱，你阿爹是把你当儿子看呢，扮了男装，也好堵一干宗亲之口。难怪在祠堂上香时，她父亲说的是“儿郑华美”。华美带着同样的疑问，搂着父亲的脖子问时，父亲的回答却让她新添困惑：“女扮男装，希望你从小立志效法花木兰。”

“花木兰是谁？”华美歪着脑袋问。

郑中原于是从“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直念到“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念得铿锵有力，余音绕梁。花木兰这名字好听，诗也朗朗上口，华美缠着父亲，不消两日，《木兰辞》便背得滚瓜烂熟，花木兰的形象也入脑入心了。

安家倒是简便，一天工夫就了事。说是搬家，却并没从台湾带大箱小篋来。为数不多的物品中，郑中原似乎对一幅字视若珍宝。字题于一块斗方大小的布巾上，在三岁便受教识字的华美眼里，没有一个生字，“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由右往左，她的目光最后好奇地定格在落款人处：“秉渊。秉渊是谁？”

“丘逢甲。”

“丘逢甲又是谁？”

见她好奇中闪烁着天真烂漫的明眸里似乎多了几许认真，郑中原不禁也庄严起来，抱女儿上膝，说起了往事。

那是一段纠缠着战火与血泪的往事。

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被迫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割让台湾。消息传至台岛，郑中原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跟随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举起抗日保台的大旗。义军兵败，丘逢甲内渡前，慨然血书相赠，算是铮铮誓言。打记事起，郑中原耳边就不时响起父亲的絮语。投身乙未抗日怒潮，目击过狮子岭燃放的烽火，听说过大小炮台的怒吼，最后却眼睁睁地望见膏药旗理直气壮地挂上台北城，郑父肚子里不知装着多少怨恨、愤怒和不甘！那些不顾一切前仆后继在死人堆中摸爬滚打的义士名字，他提及就流泪。郑父一直珍藏着丘逢甲赠送的大刀，期待他卷土重来，但望穿秋水，始终没有丘统领的音讯。郑中原结婚那年，也就是清逊帝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那年，郑父因家事受刺激，导致枪伤复发，不治而逝，字和刀，还有“人，不能没有祖国”之语句，是他留给儿子郑中原的“遗产”。

道不清的人间恩怨、世事变迁，如今从记忆的包裹里抖出来，像是一只只蝴蝶，染着血，扑簌簌地在华美的眼前飞舞，散落在夕照下的坊巷里。

有些往事，程雪花也闻所未闻，乃问：“你来大陆是为了寻找那个丘逢甲？”
“我后来听说了，丘先生在我五岁那年就已病逝，走时和父亲差不多年龄呢。咳，壮志未酬身先死。”

“你不是说要找一个人？”

这次，华美没听见父亲回答。他转身出门，张罗诊所的事去了。

父亲的背影越来越小，华美却觉得深有内容，父亲有自己的心事。

郑家祖屋在福州的三坊七巷，诊所就开在黄巷。这是三坊七巷中并不特别显眼的一条巷子。其实，三坊七巷每一坊每一巷都不事张扬，只是从这里一口气走出了上百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少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中国近代史的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就似乎少了一份传奇、几处支点。这方文气和侠气浓郁的坊巷由是声名大噪，年深日久，愈发显得神秘、洁净、庄严。

木牌匾上的红绸布在掌声中揭去，“郑氏诊所”几个镏金大字显露了真身，果然苍劲有力、好生气派。几挂清脆响亮的鞭炮接二连三地冲上天，门前飘飘扬扬落了一地红，象征着红运好彩。

庆贺的人群渐渐散尽，一男一女却随风潜入屋里。显然，他们曾不显山不露水地隐在某个角落。

郑中原抬头一看，眼里蓦地有一份吃惊，语声却略显冷淡：“你来干什么？”

“来看哥哥和嫂子呀。”先进屋的男青年，年纪约莫二十六七，边说边把身后那位清纯可人、温婉如玉的年轻女子轻轻地推前一步，笑容可掬地介绍：“这就是广田小樱，我的女友，现任《闽报》记者。”

广田小樱笑容满面，鞠躬如仪，一串不疾不徐的日语恰如黄鹂婉转：“常听中福君提到你们，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郑中原微微一笑，欠身点了点头，算是回话。一旁正忙碌整理的程雪花热情地招呼他们落座，但郑中原站立不动，又刚好挡着路，他们也只能原地不动。

“我和小樱一样，现在都是记者，我们只希望客观反映中国的现实。”郑中福边说边送上一份贺礼，见郑中原不接，朝广田小樱笑一笑，便自行把包裹打开。这是一幅装了镜框的条幅斗方，上书“医行天下”，落款是“广田多贺”。

“这是日本国驻福州领事馆副领事广田多贺先生的礼物。对了，他是小樱的叔叔，中国通，酷爱书法艺术。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诊所挂幅广田领

事的墨宝，嘿嘿，也许会有用……”

郑中原看也不看，语带不屑：“我不要这玩意儿，更不想见你，就一起请回吧。”

程雪花嗔道：“不该这样对待弟弟。”回头问郑中福：“你怎么找来的？”

“报上不是登了开业预告吗？”

郑中原威严的眼神扫向程雪花：“不要和他多说，我没有这样的汉奸弟弟！”

“台湾人没了中国国籍，给日本人做事，怎能称汉奸？再说，你在台湾也不给日本人看过病，难道也是汉奸？”郑中福毫不示弱地回敬。

“你……”是台湾人都知道，《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规定：凡台湾居民，均为日本籍民，受日本国内法律制约和保护。日本殖民当局还专门颁布了特别法令：凡台湾籍民及其亲属均为日本臣民，不得参加外国的政治结社活动，否则以违反法律治罪。郑中原一向不接受此条约，没想到今天遭弟弟呛声，大为羞恼。

郑中福也不管郑中原的脸色，跨前一步，目光落在静立一旁的华美身上，亲热地招呼道：“哟，这是小侄女吧。哎，我的侄子呢？”

“别碰她！”郑中原厉声咄之，那份果决，像是怕弄脏了女儿，更怕女儿染上了瘟疫。

程雪花忙上前轻轻地碰了碰丈夫的胳膊。

广田小樱一旁眉额微蹙。郑中福回头用日语对她低语一通：“别理他，他就是一个医生，医人可以，想要医治这个百病缠身的国家，姜子牙重生吧。”

郑中原听得真切，心里潮水般涌起一阵悲愤，转身朝妻子摆摆手：“好，好，你们聊，我先回家了。”愤而拂袖离去，一种莫名的哀愁转而笼罩心头。

华美到底还是被那位叫叔叔的人给抱了、亲了。那个漂亮的日本女子还从精致的小坤包里拿出了一份见面礼——一个精致的人偶。小小的玩意，立刻征服了幼女童稚的心。

二

郑氏诊所不温不火地开张了半个月后，这天，程雪花在清点账目时，举着一张钞票左瞧右看，不禁“呀”出声来。几位好事者不由分说就围了过来，睁大眼睛观看、抢过手来摩挲，一人就叹道：“也不知怎么搞的，近来市面上假钞票有增无减，商民受累不浅啊！”

一位本来坐在板凳上神情痛苦地等待医治的患者闻言也挣扎着起身，坚持要亲眼看看假钞的长相，好像假钞的当众发现能缓解他的病痛。当然，看后也报以同情：“你们的诊所刚开张就收到了假钞，今后真得当心。看来《福建民报》说得没错，假钞已成为福建金融界的一个严重问题。”

“听说是日本人搞的鬼，狼子野心！”不知谁冒出一句。

郑中原要过假钞，也不看，随手揣进口袋里，和大伙摇摇手：“咱们看病，不谈国事、政事。”

一晃数天，正坐诊忙碌的郑中原，在各色病人不经意的议论和好心提醒中，方知自己上了《闽报》。有人还送来了该期报纸，一看，却是广田小樱的署名文章，说的是：台湾人在闽开诊所，同胞兄弟为国籍和汉奸问题生歧意。他顿时气炸了肺。这个女人也太自作主张了！

郑中原气鼓鼓地回到家，哧哧冒着火花的眼睛不经意就逮着了那个被女儿小心翼翼置放在书桌上的木制人偶，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攥在手中就往外扔。

与“哐啷”声同时响起的，是华美的惊呼：“爸爸！”随即她旋风似的冲出门口捡起一看，光鲜亮丽的人偶已然掉落了一层红漆，准确地说，破了相。华美用袖子轻轻擦拭了几下，伤心而泣：“为什么扔我的东西？”

郑中原不语，继而又瞄准那块“医行天下”的斗方，抄起又要扔，却被妻子程雪花及时给拦下了：“你不要任性，有气也要找对人找对地方撒！”

面对妻子的埋怨，再看女儿泪眼婆娑状，郑中原一时无语，好半晌，才咬牙切齿地吼道：“你去把那小子给我找过来！”

“这么大一个福州城，我上哪儿找去？”

“去《闽报》社！”

程雪花略一思忖，俯身为女儿拭去一腮泪水，轻声说了句什么，正欲出门，耳后又传来一个严峻的声音：“别找他，永远也别找他！”

程雪花转身，微微吃惊地看向已然颓坐在太师椅上的丈夫：“来大陆时你不是答应咱妈要找到他好好谈谈吗？”

得到的是瓮声瓮气的回答：“找什么，死了倒干净！”

这个弟弟真不让人省心啊！在台湾非选帝国大学，和日本人走得近不说，还好上了同校一位东洋女，不惜与家庭决裂也要跟着去东瀛留学，父亲一气成病，积郁而死。他倒也回台奔丧，跪地痛哭，但“头七”过后，一刻也不停，说要回东京为日本剑术老师庆生。再后来，来信说到了福建，便杳无音讯。曾经抗日保台的郑家，竟出了如此不肖子孙，岂不是一桩丑事！郑中原

回福建祖家开诊所，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广而告之，原因之一就是为寻找弟弟，也果然钓到了他。原本要好好谈，但那天一看他身边跟着日本女人，郑中原就恼火：被一个东洋女子缠住的中国男人还姓“中”吗，公然为汉奸之名辩护的人还有救吗？更让他意想不到的，东洋女竟然写了这么篇关于他们兄弟嫌隙的报道，一下就搅浑了水！

意想不到的事接踵而来。

几天后，正步行前往诊所的郑中原，行至一饭馆门口，见店老板追着一胖一瘦的两人叫嚷：“你们白吃白喝多少次了，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赊欠！”

胖子满脸横肉，回头，喷着酒气，一脸的不耐烦：“老子给你提供保护，没收你保护费就算便宜你了，还想要钱，真是找抽！”

店老板争辩道：“我们正经开店，要你们保护干吗？不给钱休走！”边说边来拉横肉男的衣袖。

横肉男一甩手，再用力一推，店老板跌倒在地。老板娘闻声从店里冲出，扶起他，气愤地叫嚷要报官。一群人见状，纷纷围过来，指责吃霸王餐的一胖一瘦：“吃饭给钱，天经地义，怎么还打人了？”

横肉男的回答像他脸上的肉一样蛮横：“打人算什么，报官怕什么，老子是日本侨民。”

店老板在妻子的搀扶下，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气愤地说：“你们不是台湾人吗？”

这时，瘦子帮腔了，打着手势，瓮声瓮气：“台湾已割让给大日本帝国，台湾人拥有日本国籍，来到大陆就是侨民，受大日本帝国保护。”说罢，还叽里呱啦来了一通日语。

日本在台湾固然实行殖民统治，视台湾人为二等公民，但对于所谓的“台湾侨民”，却经常摆出一副“保护”的面孔。就在好心人劝店老板吃亏是福、息事宁人时，郑中原看不过去了，上前对瘦子道：“小兄弟，人家做点小本生意不容易，给钱走人吧。要是实在没钱，就向人家认个错，我来帮你们付好了。”

瘦子朝地上啐了一口，鄙夷地看着他，阴阳怪气道：“有钱就可以强出头吗？强出头有你什么好处？”

郑中原生气了，正待理论一番，却听一个声音猛喝：“这两只日本人的走狗，把台湾人的脸都丢尽了！”

横肉男循声望去，怒目横眉：“你敢骂我们？”

“难道你们不该骂吗？快把钱给人家，省得老子揍你！”说话的青年男子

显得底气十足。

横肉男“哼”一声，转身就要走，青年男子抢前一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横肉男气急败坏，嗷嗷叫着示意瘦子一齐上阵对仗，岂料那青年男子膂力过人，三下五除二就把两人扔在脚下。

最终，横肉男扔下几个钱，叫道“你等着”，拉上瘦子一溜烟跑了。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周围的看客们又议论开了：“台湾人真不可救药，不是认贼作父的浪人，就是狐假虎威的烂仔！”闽台本是一家亲，不怕被外患钻了空子，得了便宜，怕的是自己人先放弃。一些台湾人自以为有日本人做靠山，有恃无恐，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犹如害群之马。福建人对此种行为痛心疾首，往往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抱定鄙夷唾弃的姿态。

那青年男子听罢，连连摆手，道：“不不，话不能这样说。我也是台湾人呢，大多数台湾人与日本人都有不共戴天之仇，认的是中国母亲。”

郑中原听得心里一震，不觉多看了对方一眼，却没说什么，穿过人群，径直往诊所走去。他远远地看到诊所对门围了一群人，驻足看着什么，叽叽喳喳地议论，急忙走近，却见墙面上赫然张贴着一纸宣言，有人在纵声诵读：

九一八事变已快两年，日本统治台湾已进入第三十八个年头。靖康耻，何时雪？！在福建的台湾同胞，我们台湾人并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日本人是我们的仇敌，杀我父母，戮我兄弟，欺我妻儿，毁我祖业，如此不共戴天，岂能认贼作父！

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前奏，中国濒于存亡之秋，亡国奴是做不得的啊，只有团结、战斗，才能制止敌人的侵略！民族的中兴，国家的再造，要看我们这一代人的表现！

“说得好，说得好呀！”围观者三三两两地议论开来。

忽然，“让开，让开”的吆喝声传来。推推搡搡间，几个手持棍棒的浪人冲进人群，骂骂咧咧地上前扯下文告，扬长而去。

待他们走远，几位老者恨恨地骂道：“又是这帮走狗！”

郑中原在文告被撕毁之前就敏捷地捕捉到了落款——台湾独立革命党。

再几天后，在和一位神秘病人的密谈中，郑中原不得不声明：“谁知道传单会贴在诊所对面，谁知道是谁干的！还有，林老板，那篇报道内容有失实之处，不少并非我原话。”

这位林老板不动声色，微微一笑：“你怎么说都可以，你的身份就是一个仇日分子。”

郑中原顿时哑然。

“你的言论，不管再怎么亲华、仇日，都可以视作正常，日本方面绝对默许，但行动上，你该知道有个分寸。不过，你弟弟的话也有道理，台湾现在是日本的台湾，台湾人没了中国国籍，给日本人做事，不能称汉奸。这点，你不要有心结。”

话讲得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却让郑中原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林老板算是郑中原的“恩人”。诊所地点，连同这间密室兼调理室的装修，都是林老板定的，在郑中原内渡前就大致选好了。好半晌，两人神态自若地出来，在客厅里分坐泡茶。

茉莉花茶茶香袅袅四散，芬芳满室。茶是林老板带来的，这位福州茉莉茶庄的庄主，种植兼经营十数年，闻名遐迩。

像两个普通的老熟人那样无关痛痒地东拉西扯，茶过三泡，林老板起身，客客气气地作揖：“不耽误郑医生了，后天晚上请来茶馆喝茶，记得带上刚才给你的贵宾券。”

“林老板慢走。”不独郑中原，正在前台门诊的程雪花也搁下手中的活计，起身恭敬相送。雨后青石板街空荡荡的，林老板乘着黄包车飘出了那长长的坊巷。

夜阑人静，辛苦了一天的夫妻打烊休息。程雪花却辗转反侧，脑海里全是那位举止温文尔雅的林老板的身影，不禁问：“他患糖尿病、甲亢多久了？”

“五六年了吧。”

“他什么人啊，神秘兮兮的？”

“茉莉茶庄庄主呀，有钱有身份的人，就怕别人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交代要有一间密室专门为他调理。”

“我怎么觉得你这次回来也很神秘呢，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不都知道嘛，林老板是他来台湾时认识的，我们这次回来全靠他牵线帮忙。你也晓得的，我受不了岛上的‘皇民化’，想叶落归根。当然，这些绝不能对外说，该神秘还得神秘，有时神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林老板……”

妻子追随女儿均匀的鼻息声也沉沉睡去，郑中原却失眠了，想着后天的茶庄见面，那会是什么情景呢？墨一般的黑夜静悄悄的，却仿佛有千斤重，要他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三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福州的茶馆里，西湖边的天一茶馆算是大的了，却

也不过是一个大花园旁镶边的厢房。月色衬着一溜边的大红灯笼，丰艳，又雾蒙蒙的，看上去不真实，却又仿佛是一种不容被打搅的永恒存在。在茉莉花香的氤氲中，儒雅的林老板捋着短髭，在花园通往茶馆的入口处，神态谦和地唱喏，迎接客人的到来。在有头有脸的人物的生活中，花园有花园的妙用：平日里，它是香气扑鼻的花园；重要时刻，它是神秘的会客场所。

郑中原凭着那张特制的贵宾券，被请进一般人难以踏进半步的花园。他注意到这里的茉莉花架势与别处大不相同，更多更大，秩序井然，香气也格外馥郁。这自然也是主人气派的一种外在表现。在花香中缓缓移步，把眼光放远，有个地方人头攒动得厉害，不用说，那一定是传说中天下第一的茶馆了。还未到门口，林老板已主动向他伸出了手。这时，另一个熟悉的声音也向他飘来：“大岛君辛苦了！”

循声望去，郑中原不由得一惊，却还是快步上前握手，流利的日语张口就来：“原来是香月先生驾到，难怪林老板这么神秘、小心。”

香月是郑中原和林老板的介绍人，台湾总督府的政务官。其个子连日本人的平均数都没达到，要不是那个精心修剪、堪称彼时彼国男人标志的仁丹胡，光听他那熟练的汉语，还认为是中国人呢。长期在华生活，又极善交际，使他对中国的旧军阀了如指掌，一出出分裂和荼毒中华的诡计阴谋往往就藏在他的谈笑风生之中。香月驻台后饱受糖尿病折磨，日台医院束手无策，他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慕名找到郑中原的诊所，几经调理，竟然好转。为表谢意，特地安排郑中原的儿子进入只有日本孩子才能就读、师资和设备最好的小学校，进而表示今后要让他进专招日本学生的台北中学，到日本留学。一来二去，俩人俨然成了“知交”，香月甚至还为他取了个日本名字叫“大岛雄”。去年，林老板带着一船茉莉花茶渡台参加农贸展览，一路颠簸，加上糖尿病突发，痛不欲生时，香月就介绍郑中原为其医治。林老板的病大有好转，但回大陆数月后又痼疾复发，看了不少医生，收效甚微，乃通过香月请郑中原上门诊治。正欲借重林老板的台湾总督府和香月本人，索性顺水推舟，让郑中原内渡大陆在福州开诊所，并协助从事“日中亲善”诸事。

谁能知道呢，有儒商之称的林老板，往来闽台间，皆秉承日本人的旨意做事，他竟然还是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黑龙会”领袖头山满的门生，自然也是该团体驻闽的重要头目。

香月是何时入闽的，入闽做甚？郑中原——不，大岛雄无从知晓，但看眼前阵势，再辨听几声寒暄，知道今晚是为香月举办的欢迎会，也是浪人群魔的聚首。令他吃惊的是，弟弟郑中福竟然也现身于此，而且，竟有人叫他

“岩里正亮”！郑中原左顾右盼，没见到广田小樱，也不知弟弟看到自己没有，抑或他俩都对彼此视若无睹吧。现在他们的状态是，见了面不知该说什么，不见又有点互相挂念。

听了介绍，郑中原才知：居留福州市内的日台浪人竟有万余之众，几乎占了福州市区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浪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啊？据中国报纸的揭露，这些浪人均负有日本帝国的“政治责任”，是日本侵略军的鹰犬。他们或化身商人、公司代表，或教师、学者，或小贩，深入福建各地，遍及各个层面，从事特务活动。更有甚者，有的以开旅社为名，经营赌场、烟馆、妓院等，广推毒化政策；有的勾结土匪，走私贩毒，大做军火、鸦片生意，干的尽是些不法勾当。蠢蠢欲动的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些手段，广泛搜集情报、积蓄武装力量，为日后的侵略准备内应。浪人还大肆输入假币，掠夺财富，国民党的报纸为此惊呼：“全省金融界陷于一塌糊涂的状态。”日货的涌入也达到了高潮，“福州已成华南第一日货销售市场”。

郑中原依稀记得两天前读到的一份报纸，上面说“日方对闽阴谋益亟，浪人活动日亟”，“台人最近来厦激增，估计已达一万五千人，此辈均无正常职业，勾结浪人，伺机而动”。

日台浪人如此潮涌福建，目的何在？今晚茶会的出席者既然都已验明了正身，香月倒也没有遮掩什么，大大方方地明告，其实也就是中国报纸所揭露的为侵略做内应。灯光下，香月犀利的眼神闪现出一丝贪婪，并透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毅和冷峻。

在香月的眼里，大岛雄是浪人，岩里正亮也是，兄弟俩狼狈为奸！郑中原只觉内心一阵绞痛，灵魂出窍，以致香月还说了什么，林老板接着又布置了什么，他都没有听见。他希望人们最好不知道他们的兄弟关系，但心里却晓得，这哪里是瞒得住的。

在一阵“哈依”声中，郑中原回过神来，谁知香月紧接着的一席话正是冲自己来的：“大岛医生是我的好朋友，肩负帝国的特殊使命，他在福建如何发表亲华言论，帝国都允许，各位不得骚扰，并要保证他的安全！”直听得郑中原如芒刺在背，他分明感受到了众人异样的目光，特别是弟弟那束穿过人群、直抵他心灵、带着冷嘲和热讽的如炬目光。

整个茶话会，他木木地干坐着，真希望这时地下能裂开一道缝，将他吸进去了事。

简短却高效的会议很快就散了，郑中原被林老板挽留住，并随同香月移

步榻榻米。侍者很快就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酒菜。

一杯清酒后，香月言归正传：“大岛君看过他们的党纲吗？”

郑中原摇摇头，他知道，香月所说的“他们”，乃台湾独立革命党。

“这是他们的一份传单，你看……”

郑中原不得不从香月手中接看，其中一条，“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而返回祖国”，像一道闪电，不由分说地跃入眼帘。这个党纲还真够开宗明义，将推翻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与台湾回归祖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郑中原内渡前就大略知道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党纲及宗旨，但看到其文字表述，内心就像东海扬波。

林老板不知是为了打破沉默，还是急于抢先表态，愤愤道：“看他们党纲说的，这不是痴心妄想吗？”

这模样，这架势，倒让郑中原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香月只是接过了郑中原不动声色递回的传单，却没接林老板的话，一双绵里藏针、让人捉摸不透的眼睛盯着郑中原问：“大岛君真的认识李友邦？”

“认识，还是同学呢，当初他弄出那么个事来，在我们学校算是出了名的。”郑中原不慌不忙地答道，他自然不敢扯谎。这个老奸巨猾的日本人问你，正是考验你。

“李友邦逃往大陆几年后，曾潜回台湾从事叛逆活动，还去了东京，可惜，两次都被他侥幸逃脱。让我们纳闷的是，前段时间他竟然失踪了。”

“失踪了？”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的党羽在福建的活动正猖獗呢，你瞧这个……”

无须定睛细看，郑中原也知道，香月给他的传单，与几天前贴在诊所对门那张内容相同。

“所以，拜托大岛君了，也委屈大岛君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李友邦及其党人，一网打尽！”香月边说边做了个夸张的手势。

“能抓到李友邦，就能斩草除根！”林老板不失时机地跟进了话，一字一句都充满了杀气。

这些话在郑中原听来特别刺耳。他不由得默念李友邦的名字：你在哪里？你可知我在找你？希望我能等到你，但可别是害了你啊！

又一次碰杯后，香月温和地说有一份礼物相赠。待礼物递上，郑中原眼眶不由得一热：是儿子郑福生的照片，照片中的儿子正笑咪咪地望着他呢。他双手接过，贪婪地看着，一段时间不见，儿子似乎又长高了。

“大岛君请放心，令公子在台湾很好，我会尽心照顾的！”